

經部

詩總聞卷十四

宋　王質　撰

甫田

一章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孔氏凡詩之作非如記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之萬億及秭舉成數耳計其所

在大田皆有十千之數以見天下皆豐此說甚通他皆倣此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以舊儲者食以新收者積新陳相因自古遇豐年其法如此漢常平之制略似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田野亦有髦俊于種藝之間有餘力則助人無餘力則止所可審察其人之賢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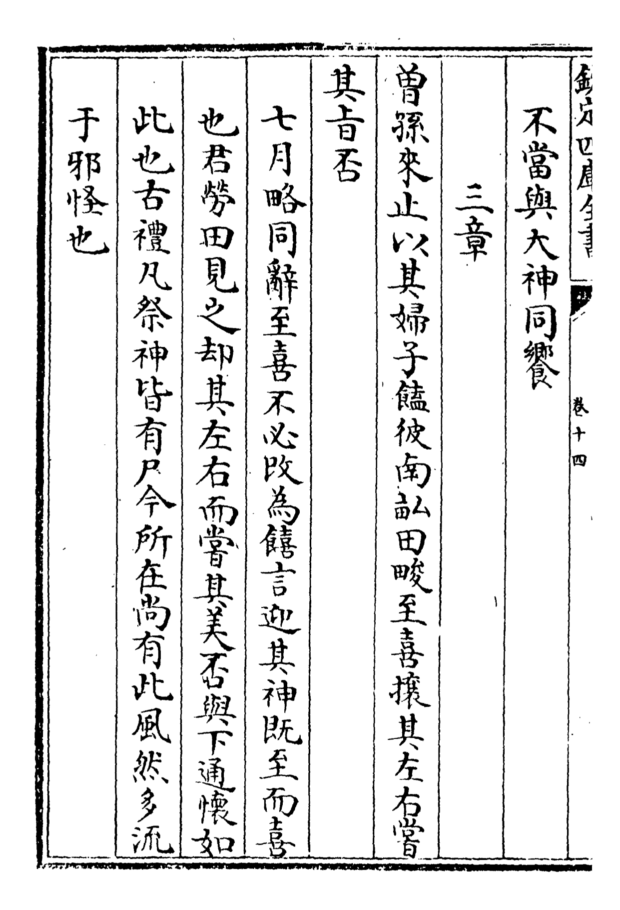
二章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齊整也明潔也言穀之精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此為社所共者也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田祖鄭氏先嗇神農司嗇后稷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田畯恐亦是田神若是田官



不當與大神同饗

三章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畒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七月略同辭至喜不必改為饎言迎其神既至而喜也君勞田見之却其左右而嘗其美否與下通懷如此也古禮凡祭神皆有尸今所在尚有此風然多流于邪怪也

禾易長畒終善且有曽孫不怒農夫克敏

禾所以易長者以人之克敏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凡稼事以敏為功所謂痔乃錢鎛奄觀銍艾

四章

曽孫之稼如茨如梁曽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布地而生蒺藜也梁截水而横略彴也坻從水而起洲渚也京附地而隆陂陁也積穀之狀如此倉貯

之本壞者也箱運之以補助他所者也

閒音曰畞滿罪切矜奬禮切蕤魚起切士鉏里切

明謨郎切慶墟羊切右羽軌切否補美切有羽

軌切敏母鄙切京居良切慶墟羊切

總聞曰前兩詩不知何以見思古此詩又不知何以見

思古而傷今當是以自昔何為自古有年遂以為思古

以今適南畞遂以為傷今詩援古及今甚多且以田事

言之振古如兹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

皆及今雖未敢即以為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即以為某王之亂世識者更詳

大田

一章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周制季冬令告民出五種命農既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備也孟春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

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所謂俶載也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勸農勞民毋或失時所謂是若也孟夏驅獸毋害五穀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糞田疇可美土疆所謂無害也見下章

二章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稂莠人力所及螟螣蟊賊人力所不及神其以害田

之物而畀之火禱之辭也

三章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愛君也駿發爾私亦服爾耕君愛民也民愛君以公為先君愛民以私為先耕謂公田也雨澤㫋及公田因急私田急于公緩于私之辭私則駿發耕則亦服急于私而緩于公之辭當時君民之情可見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不穫不及穫者也不斂不及斂者也遺秉所棄者也滯穗所留者也今北方刈穫弱婦幼童隨羣掇拾于後亦足度日南方亦謂之拾簍但不多耳

四章

曽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蜡祭也大率此詩言收成之事為多似是索饗凡田祭田祖居先田畯次之至此曽孫方來者觀蜡祭同民福也

聞音曰稼讀作介今南人猶作此音叶戒事上止切耜養里切畝滿罪切穀訖岳切碩常約切阜此苟切好許厚切螣徒得切火虎猥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

聞訓曰穉說文幼禾也既刈有續生者今謂之稻

穟說文撮也秉說文禾束也穗說文禾成秀也民間今猶有穧音一截兩截謂之一穧兩穧與穧同亦有穗音一枝兩枝謂之一穗兩穗

螟蠈蟊說文蝗食禾節從虫說是說文又云螣蝗也亦以蠈為蝗如此則兩句再舉蝗也今田間一種結網罥禾實者從虫恐是此意今俗謂螟虫一種口截禾莖者從矛戈恐是此意今俗謂

蝗虫後股如鋸甚利二種皆不食禾而傷禾大率
漢儒之學兩物則分作兩種用四物則分作四種
用假如虫類更增兩物狀不可增則將如何古今
遼遠虫之名實亦不可盡合今但多云蝗虫又曰蛉
虫恐即是螟也其餘會粹之名多與古不侔
聞跡曰詩多稱南畝説見信南山後人言東皐猶可
西疇遠失古意或謂多作西成然然所謂農人告
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正是春時非是秋時

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而舒嘯正是夏時非是春時大率後人乘意指東西南北為辭詩人亦率意但所見止在南所謂南東其畝也

總聞曰八蜡八方之神也各隨其所來之方祀之舉此禮恐用豳詩八章當分歌以樂八神鄭氏以為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恐未必然止祝辭可見土歸于宅土神一也宅神二也宅山之間也水歸于壑水神三也壑神四也壑巖穴之間

也昆蟲毋作昆蟲神五也草木歸其澤草神六也木神七也澤神八也澤陂湖之間也昆當作蜫蟲之總名也既蜡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蓋神人各來其所也

瞻彼洛矣

一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此必宣王會諸侯東都之時也君子斥宣王也古之明王莫如文武成康是時亦未宅洛

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至洛會諸侯行大賚有賜之以韎韐之盛而在外統師者如方叔之徒是也有賜之以鞞之琫珌而内守國者如張仲之徒是也

二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三章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一章言以作六師兩章皆言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人情不欲多征唯欲内保故皆以萬年祝之

閒音曰泼前西切邦卜功切

閒用曰韎韐毛氏茅蒐草也鄭氏從之又茅蒐韎韐聲也毛氏又所以代韠也鄭氏從之言祭服之韠也孔氏韎草名陳留人謂之蒨韎又從毛鄭也又

韎韐以代韠其體合韋之蔽膝之衣是韐又從毛鄭也䩉者用茅蒐之草染之故亦孔氏集毛鄭之説頗明韎集韻音昧音末皆韋赤色韐集韻士服如𣪠則韎韐殆類赤𣪠也禮韎師掌教韎樂鄭氏讀如味飲食之味杜氏讀韎為䍾𦮼著之䍾鄭氏讀如韎韐之韎謂衣赤𣪠以舞也如旄人執旄以舞籥師歙籥以舞作樂名也左氏有韎韋之跗注杜氏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

跗與袴連此殆類赤袴亦與赤韍相似據此以作六師當如周官韎師大饗舞韎樂亦可當如郤至衣韎韋之跗注亦可恐用周官之制為長

聞事曰福禄如茨非祝人君福禄也葢人君及臣下之福禄爾下文所錫是也故末章又曰福禄既同言均及之君子萬年乃祝人君之辭

總聞曰此時方會東都振宗周而識者已于作師之辭多其識又先于矢其文德王曰還歸者也

裳裳者華

一章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裳當作常常棣也其葉湑兮華凋而葉盛也芸其黄矣葉漸變也或黄或白葉半槁也感常棣而思賢者雖歴歳時漸更柯葉常欲見斯賢也

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二章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三章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四章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宜在王左右也

閒音曰𮣳賞羽切慶𡏅羊切白僕各切左七何切

今南人猶有此音吴氏以為未詳也　吴氏考

古音甚詳而采方音稍略也宜牛何切有羽軌

切似養里切

總聞曰江漢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此當是召公之流

其先有令名而其後能繼世象賢者也

桑扈

一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桑扈青雀也鶯黃栗留也當是暮春毛氏鄭氏以兩

物為一物鶯然有文章恐非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春深鳥飛顧君子樂此景以受其福此當是人君祝

諸侯之辭

二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此當是人君譽諸侯之辭

三章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四章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此當是人君戒諸侯之辭不可自戢而不肯為不可

自難而不敢為如無勉意自生退心則福不多也不

戢不難如諸葛亮是也不可自敎而不勤如無逸意常存勞心則福來求也彼交匪敖如陶侃是也

開音曰祜侯古切翰胡干切僁虛言切難乃多切

總聞曰當是諸侯來朝而歸國餞送之際美戒兼存下章鴛鴦似是諸侯荅君之辭

鴛鴦

一章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畢盡也張羅者既盡則鴛鴦可以無慮也所以每章歸福于其君謝之辭也

二章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鴛鴦斂翼而休巳亦可斂身而息也

三章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四章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乘馬亦休息不慮鞭策已亦可休息不慮譴呵也

閒音曰羅鄰知切福箄力切秣莫佩切艾魚肺切

閒物曰鴛鴦雙棲乃能宿雄以右掩左雌以左掩

右飛類皆然

總聞曰諸侯既安心斯展力當是其君以情相留乘馬

實之于廐而未使登塗也故諸侯即事以攄情不知的

在何朝當似韓侯入覲出祖之時也

頍弁

一章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當是王者親戚平時憂疑至是燕飲之際其情稍通也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言此無他人唯我同氣下所謂具來必皆與非一人

也下又謂甥舅必又有母黨也可謂至親可以略抒
此懷我不能自植惟恃松柏以為力哀之辭也下章
亦然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悅懌
我未見不能無疑既見其疑稍釋庶幾未敢必其無
他虞也下章亦然
二章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三章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如雪先集霰漸至于大雪如讒先浸潤漸至于大禍

當是其端有緒其事將成也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不知死當在何日見亦無幾時姑樂今夕而已訣之辭也

閒音曰嘉居何切他湯何切栢逍莫切亦弋灼切懌弋灼切來陵之切柄被旺切滅才浪切阜房缶切舅不九切

總聞曰禮貌餼具非不曲盡而我心終不能保言其人不可測也宋明帝齊高宗猜忍之徒其于親戚骨肉之間多然

車舝

一章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

此士大夫欲得賢女以自慰也尋詩士大夫之心甚切當是此女之譽甚美故此士之情甚深幸而未竟得如所願也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當是嚴車以待迎而媒妁未諧聘幣未通意不在飲

食而在碩女外雖無良朋而中乃有好友殊可喜也

二章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鷮野雉也雉有謂之雉媒言安得如此人早得碩女來適教言此樂無有厭也因見野雉有感也

三章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四章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柞柞木也析良木為薪當用斧娶碩女為妻當用媒南山伐柯之詩皆然其葉甚茂而未能析薪少肯與我為媒未得與碩女相見也又見茂林有感也

五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

往迎婚也

闡音曰䦧下瞻切逝尺列切集韻往也吳氏䦧逝二韻未詳葢未考此友羽軌切鷸居妖切教居爻切射都故切薪思將切滑思叙切寫賞羽切

仰五剛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尋詩不見思君得女之意如此則似太褻也此

欽慕婦賢而難得婦相見及此願有期則慰其心皆動于已情非施于君也

青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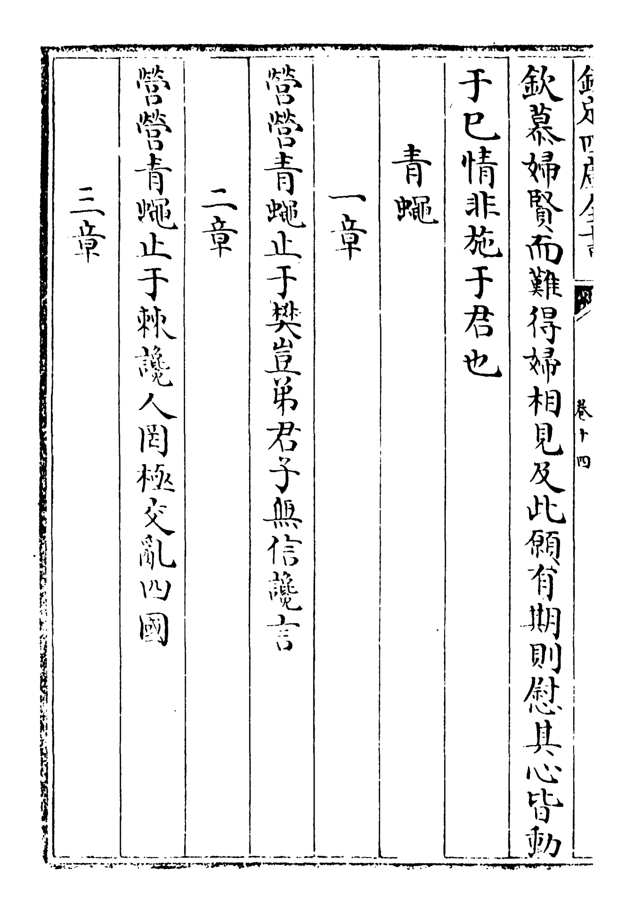
一章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二章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三章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當是為讒有端而未成也止于樊棘榛之間未至于

嚌膚然不可不預慮也

聞音曰國越逼切

總聞曰二人非君臣之辭必其徒也謂君與我猶可孔

氏以二人為人君與讒人不唯非君臣之禮亦語勢不

順君子則指君也

賓之初筵

一章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言延賓初入席甚整肅有次第也周制有秩酒秩膳皆謂有常度也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
止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既延賓具籩豆殽核又具鐘鼓又具弓矢奏其發矢

之功中的之數勝者飲不勝也

二章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止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既起射其樂舞笙鼓而獻先祖其禮至百又成人于初嘏傳尸辭以飲福也飲福既畢又各奏其閑射之能以相校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既奏能又起射以手爲匹言分耦也酌爵以飲不勝各奏其時言不踰所當酌之時告之于尸也初筵大率兩射賓飲酒既𨒫之後一也尸受饗既畢之後一也其率禮如此所謂秩也

三章

賓之初筵　止　温温其恭

再舉初筵言勞賓饗神皆如禮上二章是也過此則酒皆酣禮皆廢下二章是也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向之秩今皆忘也

四章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數其狀也有醉而出者則受福之人言不至蹈害也有醉而不出者則伐德之人必至喪善也亦有飲而甚嘉不失其令儀蓋亦有賢者不皆小人也所以下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也

五章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監史所以糾飲酒過度者也至醉者囿為不善當糾

之也反以不醉為恥監史不以糾醉為職乃以縱醉為能也五代閔之王氏若此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

大率醉者諱人勸止而醒者不忍坐視也式勿從謂言勿從而告之也無俾大怠但可扶持使不至于太顛仆也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醒者相與為戒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謂勸止也若可從而言莫若勸其出童羖車之僕也羖駕車之羊也言乘車而去也然三爵之後則不識義理不識親朋童羖之言巳過況敢多言多言則醉者與怒見犯也

閒音曰兩舉賓之初筵即大章首題也初賓之初筵下行一章次賓之初筵下行二章兩大章並一句單入其餘不然旨旁紐作陟叶逸設背僭

切抗居郎切的丁樂切湛持林切仇又相叶又
旁紐作尤康旁紐入聲作恪叶爵爾旁紐平聲
作而叶時此隨句取叶也大率不叶者委曲取
叶亦無有不叶者反芬遵切郵旁紐作宥叶豆
酢者阻人勸止之聲若又令西北人猶有此聲
大率厭却煩賭雖不酢亦多稱又出尺作切福
第力切嘉居何切儀牛何切否補美切史爽上
切息養里切殺公土切又虎孟切

閒事曰手左右出耦亦左右出故耦從手也舊改手作耦不必

閒用曰古者車乘首以馬次以牛次以羊輕小之車羊駕之所謂灑䭈者也

閒人曰周制酒正不唯以式法授酒材所謂酌數罷量皆掌其政令王之燕飲共其計酒正奉之計謂獻酬多少監或謂此史即府史之屬左氏層削請佐使尊恐是

總聞曰此同在席醒者談醉者之狀當怒而不怒當責而不責乃更委曲保護醒者必慈祥長厚之人憚凶德憐狂夫而又遠害者也令儀盍斯人耶

詩總聞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總聞卷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詩總聞卷十五

宋 王質 撰

魚藻

一章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當是朝廷以魚侑酒以豈為樂而勸王者之飲喜功成治定也説文豈還師振旅之樂從心從豈者非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二章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三章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此飲酒畢奏樂也願安所處言人情愛君上如今言甚勞少歇也

聞音曰此詩上下句皆對叶

總聞曰治亂之世辭意氣象自可見無疑似可推演得以委曲扳援者皆盛時之詩強生辭以為亂世則恐錯亂情實非考古之正法也

采菽

一章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當是諸侯來朝人君致禮都人登山臨水觀之後世郭子儀李晟之流來京師都人以為盛事或見歌詩

恐殆亦類此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可謂大賜而尚言無予者自以為薄也謙之辭也下章旂鸞縣駟赤芾邪幅皆次第錫賚者也故初言予之後言申之

二章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

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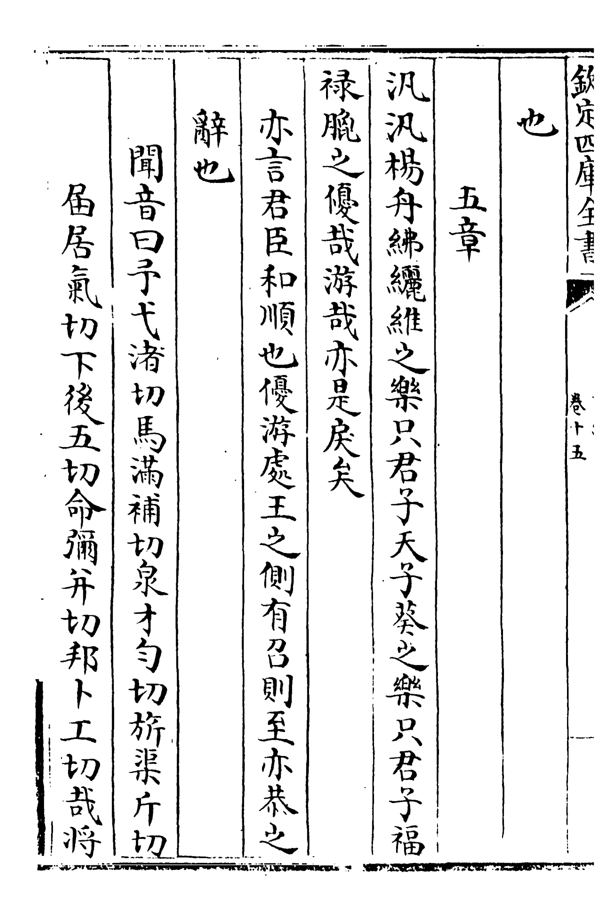
三章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四章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言君臣和順也安平在王之側有令則率從恭之辭



也

五章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亦言君臣和順也優游處王之側有召則至亦恭之辭也

聞音曰予弋渚切馬滿補切泉才匀切旂渠斤切𠙶居氣切下後五切命彌并切邦卜工切哉將

黎切矣作平音

總聞曰采菽者登山采菽為食而觀者也采芹者臨水采芹為食而觀者也枝者既飽依樹而立而觀者也楊舟或汎或維追逐而觀者也故詩稱言觀此為盡終日之觀則備終日之饌令人出遊出觀稍從容長遠者多然

角弓

一章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

弓向外則弦上而矢發反則無用俗謂之反張病有

此狀者難療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二章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三章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令兄弟雖相遠能安處不令則交為相害言怨心生

也

四章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言情不通也爵相爭而不相遜至其末則情皆亡言情從讓起從爭喪

五章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以老馬為駒已亦將有老時也食量所饇而酌量所

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當是親戚之間有小人以年而先于衆者又當是親戚之間有君子以惡而遠其人者又不讓以美官使處下位故小人懷怨鷙肆忍毒辱詩皆勸君子慮後患者也

六章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升木不待教塗塗附塗不待附言兄弟之情自然非

由人力也君子小人雖異然同氣相連亦自其性也此必有兄弟之中小人以異趣害君子詩人言此天性不以君子小人而别也

七章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言小人之惡亦易回稍下心與之則翻然既不肯降意小人又自處多驕無怪小人之欲快其志也言君子亦不善待小人咎之辭也

八章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小人蠻也蠻人心多悍君子髦也髦士心多正恐不勝小人是可憂也故再三勸君子少屈以下小人愛之辭也

闡音曰反芬邅切遠於圓切瘉羊汝切讓如陽切後下五切屬殊遇切髦莫侯切

總聞曰詩人固消小人而長君子亦屈君子而下小人

而況骨肉之間雖稍下之何足為屈也以五剛決一柔亦必健而説決而和故君子懲小人亦必有道也

菀柳

一章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

柳菀當是夏時今歲又過半而為惡尚未息凡人以一時為一變時再變而惡如故處心寛者靜以待後也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以天自驚也無也俾也後也皆使之辭也蹈動也天意甚相動勿自親但守靜徐觀所至也言俟其惡稍息

二章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三章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言不若高飛而避害也彼人亦在上也其心何所不至哉可守靜而待其居我凶危之地也決之辭也

聞音曰瘵子例切邁力制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此當危疑自寛解以待者也世固有用此道而安亦有用此道而危言可待者善人而偶誤用心不待者惡人而稔熟為惡也故末章有斷制之辭

都人士

一章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

當是都人之賢士君子賢女相為夫婦而去都都人思之者也此似餞送之辭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當是其士既賢而其女又淑先章全言士者本其夫也後章夫婦併言

二章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三章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尹氏吉氏婚姻之著姓舊說亦有此理二姓同出尹吉甫一以官為氏一以字為氏不必改作姞

四章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五章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言士則指其衣服言女則指其髮旟不欲斥言故舉其在身之物以思其人也

聞音曰望無方切撮租悅切髮方月切說欲雪切

結激質切厲落葢切盱叶旟不用矣若用矣旁

紐作平聲協兮

總聞曰此必在東都而歸西周者也雖在東必以西為宗故言周道周京皆指故都為宗周三家無初章止三章唯毛氏有之大要在行歸于周一句豈可闕也行平音

采綠

一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髪曲局薄言歸沐

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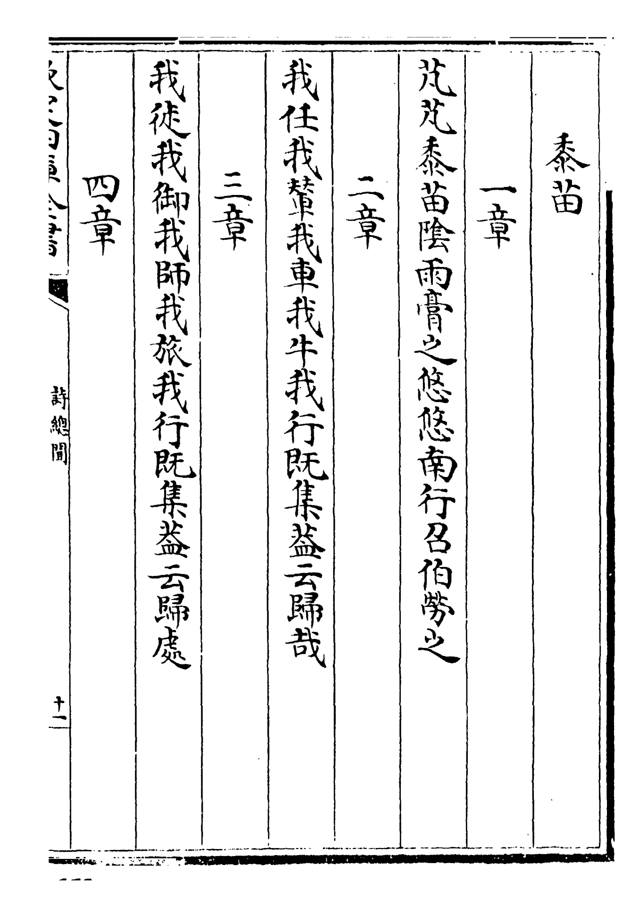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三章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四章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黍苗

一章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二章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三章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四章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五章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

一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二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三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既見非巳見也想像既見之後所説之情當如此也

四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甚愛斯賢而以遠不能告語為恨徒深藏而不忘也此必有欲言不得者也

闡音曰難乃多切沃鬱縛切幽於交切愛許既切

總聞曰君子所居有隰有桑是在野也思在野而不得見則必在位而不能往者也其詳見白華

白華

一章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有花曰菅無花曰茅其色皆白大率此詩所引山野氣象為多草木之類則菅茅稻田桑薪之類鳥獸則鶖鶴鴛鴦天則雲露地則滮池扁石家則行竈漁梁

皆山廬野宅所見所有者也

二章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如此艱難而不得與此人同謀也古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略見丹元子步天歌天步謂此

三章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四章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五章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此所謀之大槩也必是人君衽席之間有所隱慝今則外彰念子不可見則愁不申視我無與同則意不悅其事迫而其情急也

六章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七章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自此人之外無良朋以相助所與處者皆二三之人豈可共謀也

八章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小石也此人當在巖谷之下故曰卑也初則傷次

則勞次則病思之極也

闐音曰茅莫侯切田地因切煁市林切邁力制切

疷祈支切

闐用曰煁烓也今行竈

闐跡曰滮池與鄗池合在咸陽鄭氏酆鎬之間水北流而不指其的

總聞曰此與隰桑之意同亦必與隰桑之人同隰桑之事尚淺故其辭未至于甚白華之事已深故其辭不勝

其切比必事干宗社人民而非尋常者也隰桑之君子即此之碩人此之碩人即此之之子當時在朝既有賢者在野亦有賢者惜不能相會以為謀而徒勞思悵望此在朝者必有志而寡助在野者必有才而不用者也

縣蠻

一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

當是重臣出行而下士冗役告勞者也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聞其告勞而旋其憫心亦必賢者當是營謝之流也

二章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三章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黄鳥當是春時春多雨丘多泥此適遠所冝告勞也
閒音曰食疾二切載子罷切側莊力切
總聞曰飲食憐其飢載憐其勞而又教誨者言分有貴
賤任有勞佚使以理遣也此不止營謝之流恐即召伯
黍苗陰雨正是此時所以重使人意及此也識者更詳
瓠葉
一章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

當是在野君子相見為禮者食瓠當是夏時

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二章

有兎斯首炰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初章言瓠葉為葅耳大要以兎侑酒也故三章連及

之北人賸羞多喜用禽獸而凡品以兎為貴射獵亦

以得兎為勝

三章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四章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兎以首言猶今言一頭兩頭也西人凡物皆以頭言于人亦以頭數

聞音曰亨鋪郎切獻虛言切炙陟略切炮蒲侯切

總聞曰此時當有遁隱在野者數詩皆有此意隰桑所

愛之君子白華所念之碩人與此瓠葉亨瓠燔兎之君子恐皆此人得非隰桑白華欲見而不得者至是或假事以相見或將命以相見皆不可得而知疑其前詩有不勝思慕之情此詩有不任欣喜之狀此必有志投而意契者識者更詳

漸漸之石

一章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

西北少山東南多山大率山水皆起西而赴東南至海而止西北不甚習見故以為勞也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不皇猶不遑也古字通用不暇朝而見王不暇出而歸家其餘皆不暇他務將帥迫遽如此則事勢危急可知尋詩前二章初行之時後一章久役之時也毛氏鄭氏以皇為王語勢不順

二章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三章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豕江豚也此物出則雨兆月近畢則雨近箕則風故謂之畢雨箕風言西北之人不諳東南見豚出于江月近于畢則懷憂也江豚惟自岐出者大江有之不

入他泒所謂江烟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干汝毛氏

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鄭氏豕唐突難禁制尤躁疾者

離其牧處涉入水波今人豢豕極多未見如此者也

聞音曰没莫筆切

聞字曰集韻漸嶄嶄皆同不必作嶄

聞物曰江豚大略猪首魚尾有兩足微白全身

皆肉不堪食可取膏湖湘間人多用之

總聞曰東南夷見于詩者淮夷荆舒得人則有喜江山

之心不得人則有懼山川之意亦各係其人也觀此詩及東山江漢諸詩可見尋詩其人非不難冒盡瘁亦時節不嘉人情少舒觸境皆非美氣象爾

苕之華

一章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二章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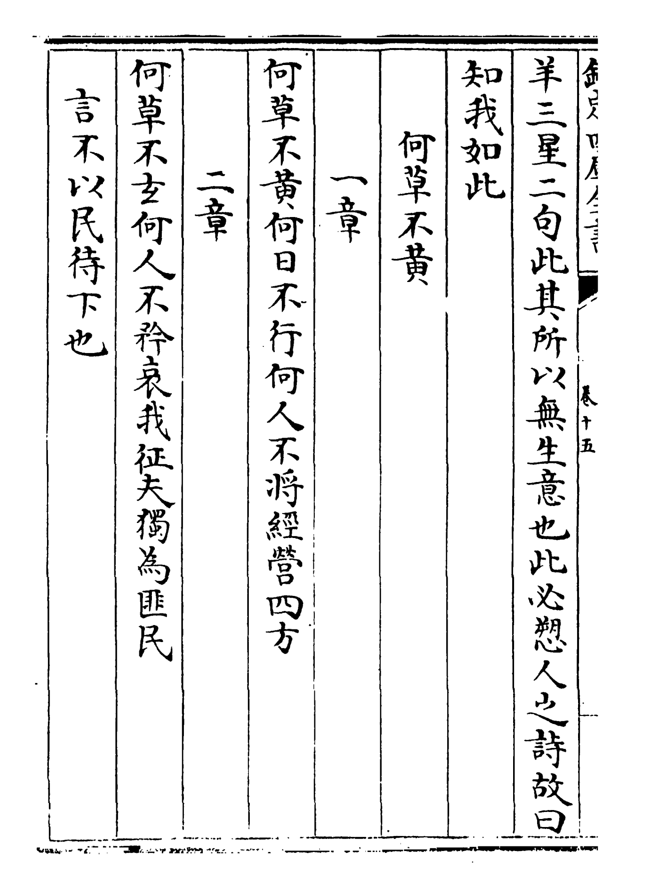
三章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當作羵字轉恐亦通用牡羊也牝羊而壯首豈有此理三星在天而在罶亦豈有是理言雌雄變易上下顛倒此時但得食已為過求飽則難也言世路不嘉也

聞音曰飽補擲切

總聞曰見苕華而感世態漸就凋不復勞也大要在牂



羊三星二句此其所以無生意也此必愬人之詩故曰知我如此

何草不黄

一章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二章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言不以民待下也

三章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我非虎非兕而常在野哀之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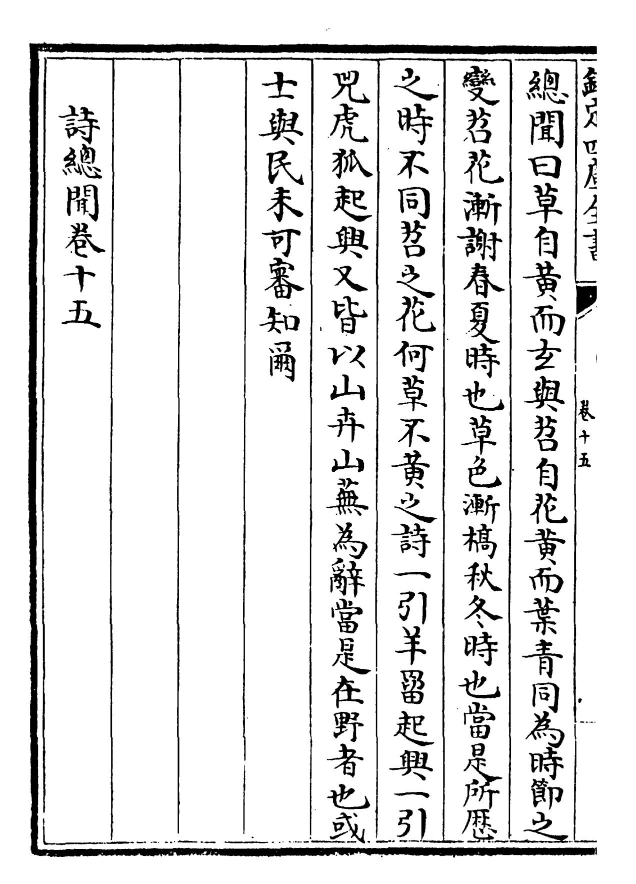
四章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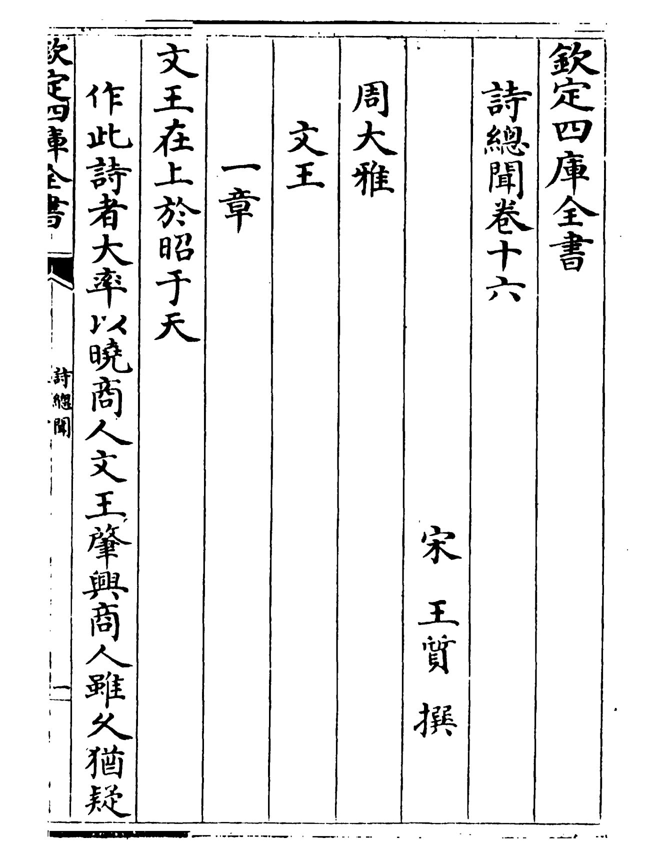
狐在野人在里各其所也狐在草而我挽車常在道

狐之不如甚哀之辭也

闡音曰行戶郎切玄胡均切野上與切暇後五切


總聞曰草自黄而玄與苕自花黄而葉青同為時節之變苕花漸謝春夏時也草色漸槁秋冬時也當是所歷之時不同苕之花何草不黄之詩一引羊罽起興一引兕虎狐起興又皆以山卉山蕪為辭當是在野者也或士與民未可審知爾

詩總聞卷十五



詩總聞卷十六

宋 王質 撰

周大雅

文王

一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作此詩者大率以曉商人文王肇興商人雖久猶疑

未純乎周凡此皆曉之辭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疑者曰周險遠衰微七百餘年之舊邦勢亦可知曉者曰邦雖舊而命則新將非舊比也疑者曰周不顯如此是必非天所命曉者曰周雖不顯但帝命未值其時然文王升降無不在帝之左右與帝相親如此帝深屬之時至則命集也二者商人之所共疑者也

而周人以禮以迹曉之具見下章

二章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曉者又曰以文王之聲名以文王之孫子以文王之士文王之聲名其永長如此終非不顯也而孫子與士亦永長如此皆非不顯者也

三章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曉者又曰汝且以為不顯何所思之士即生所治之國而皆効力幹事以寧王心豈得不顯也

四章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曉者又曰天之命周甚大商之孫子雖其數滋多奈

何周既為天所命不若為侯於周之服内言土地已屬周也

五章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曉者又曰侯服于周疆非我之强臣爾也天命無常忽去彼而就此也以殷士而助周祭當為我忠臣無念爾先祖而動心也

六章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曉者又曰不必念舊但自修德以合天所命自求其福毋為他人轂禍也方殷之未喪爾祖自當配天今殷之不祚可以為鑒命不易可圖勿妄起念也

七章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曉者又曰既知天命不易可圖自求多福無過爾躬若妄圖則爾躬必絶汝但宣明此事以義而問人度商能從天再受命于我所曉汝者皆天意也天意雖無聲臭可知汝但法儆文王則取信天下汝斯能保福也

聞音曰天鐵因切時上紙切右羽軌切國越逼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福筆力切易以致切躬姑

弘切天鐵因切臭祛尤切孚房尤切

聞訓曰陳錫猶敷錫也哉如字言天以此與周也

聞用曰哻商冠也常服不禁祼祭則從周服言亦不絶其先也

總聞曰商德在天下亦深三分有其二以服事商其二有則其一非有此其臣懷疑造變亦不少也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蓋天心未盡一則天命未甚純文王所以終身守節所謂至德也其餘見他詩叅攷

益明此必文王既沒之後武王未定之時以稱謚知之

大明

一章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明明文王也商之臣故曰在下赫赫武王也周之君故曰在上天雖難信其可信者不變此意而終歸于周王也亦皆曉之辭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天位雖在有商之嫡子言紂也而主令已不達於天下言人心已去天命將改也

二章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也仲女曰任氏自爾王之畿為我君之婦来助我之行德蓋天意託大任誕文王故逺使之至也此言文王之所由生也

三章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四章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五章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洽渭之間親迎之地也郃陽渭城皆在長安顔氏郃

水名也引此在洽之陽

六章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

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造舟為梁今浮橋也親迎而得太姒既繼大任之事

武王將生天命將近也此言武王之所由生也

七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牧野之舉也此章以後多與牧誓武成同辭同意其會如林即其旅若林也矢於牧野即予其誓也上帝臨女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也維師尚父即既獲仁人也餘見下

八章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尚父之助也鷹揚非尚父葢六師衆士也書言虎貔熊羆此言鷹皆武猛貌也尚父毛氏以為可尚可父鄭氏以為吕望尊稱司馬氏太公望吕尚東海上人謂之尚者葢其里號也尚與上同又西伯出獵至渭陽得尚與語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謂之太公望者葢其稱號也西伯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者葢其官號也周有師望敦師望簋官號與稱號兼之

也此言師尚者官號與里號兼之也父者古尊稱也周有師寏父咢師淮父彝師毛父敦古稱謂多如此劉氏別録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毛氏亦此意也疑非向所言類魏晉之間淺儒之語也後世以為官稱大誤鄭氏頗近而不甚詳疑亦意為之辭而未嘗考正也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會朝清明即書言甲子昧爽也是日將旦乃牧野誓

時亦牧野戰時當是纔誓即戰尋書可見

聞音曰上辰羊切京居良切行户郎切身尸羊切

福筆力切國越逼切集昨合切彭鋪郎切明謨

郎切

聞人曰古稱天子後遂衍出天孫古稱天妹後遂

衍出月姊古人以謂莫尊于天男則曰天子女

則曰天妹亦是寓言後遂飾為實語

聞事曰凉爽也與會朝清明相應會戰之時也書

亦言會

總聞曰此詩先及王季次及大任先及文王次及大姒先及武王次及尚父始末集天命有天下者五人而已文武為本宗文王之身因王季大任而有武王之身因文王大姒而有伐商之功因武王尚父而有文王大明兩詩有周之發生作成皆具於此

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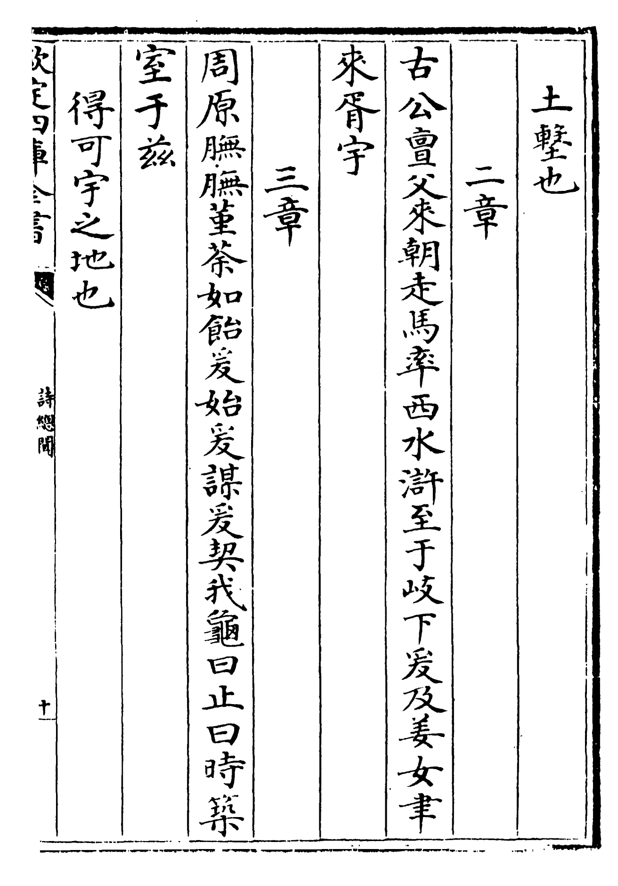
一章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后稷封邰不窋鞠公劉四世而始居漆沮之間皆以農事為務自土當作白土地名在京室漆垣之間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公劉之後慶節始國豳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八世而至古公亶父去豳國岐以陶為居未有家室也以陶為葢於上曰復復還也以陶為基於下曰穴穴竅也西人稍深者今尚如此陶猶今



土墍也

二章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三章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得可宇之地也

四章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計功興役也

五章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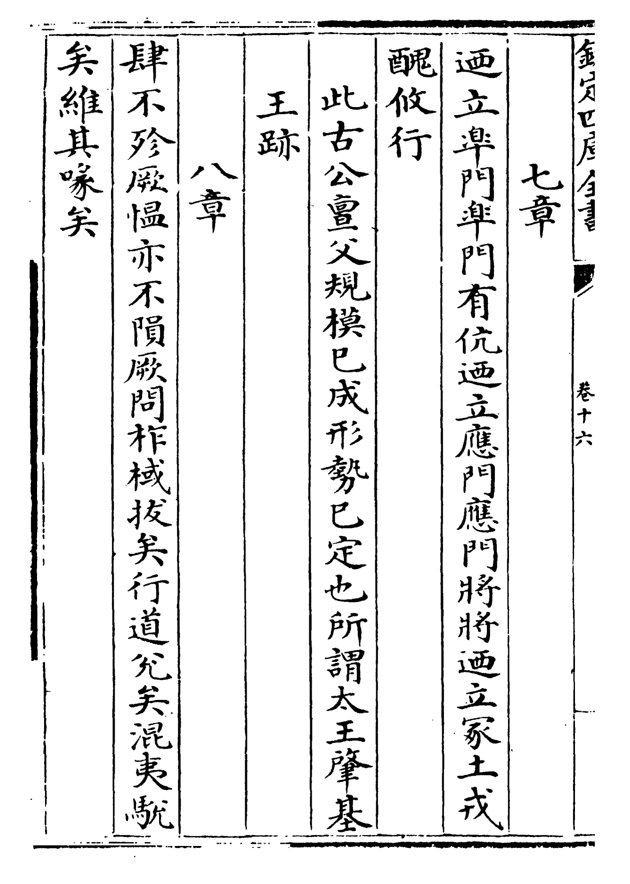
分官賦事也次第營之先作廟次臯門次應門次冢

土是時已有此官俾舉此事氣象已改詩言興周先稱岐天作之詩可見

六章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築城也廟方作城隨築廟在禮當先城在勢當先所以役人衆而趨役急也鼓督役也人力敏而鼓聲不能及也



七章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

此古公亶父規模已成形勢已定也所謂太王肇基

王跡

八章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

矣維其喙矣

此以下王季事也熏鬻之慍不除問亦不絕養其全力治其新造山林茂道路平夷人雖有馬徒有喙言馬瘠也西方以馬之肥瘠為國之强弱馬瘠言勢弱也所謂王季其勤王家

九章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䟽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此以下文王事也虞芮以事問文王如何而方能成

言未決也文王以情動虞芮如此而可安生言已決也惟其義理明直所以人情畏服詩人以實推之有此四種之人分治四疆之事所以舉事中節此多士以寧也所謂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皇矣之密崇大邦畏力也如此詩之虞芮小邦懷德也武成言及王事唯此三人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謀謨桎切右羽軌切

䀑滿罪切家古胡切載節力切陾耳外切馮皮
冰切勝書烝切行户郎切將七羊切行户郎切
拔蒲昧切駾徒對切後下五切

聞訓曰土落謖之謂之捄讀作救繩引量之謂之
度讀作鐸築自上築削自旁削下語皆築聲也
屢頻也

聞跡曰齊氏自土為杜自班氏杜水南入渭顔氏
公劉未居杜陽漆沮之間皆引此詩虞在河中

府虞鄉芮在陜州芮城或言復穴皆地名綿亦地名在天水所謂綿諸道是也地多美瓜未的

審爾則綿綿皆當單讀

總聞曰孟子嘗稱太王去留之迹甚詳滕文以築薛問以太王去邠居岐對又以事大不免問又以太王去邠居岐對然皆有餘說其初曰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其次曰效死勿去請擇斯二者孟子之意世未有知者也避敵去國亡之道也而太王以興自西漸東據形勝

以臨闕輔其心不在乎避狄而在乎造邦也倘其才其德不如太王其勢其時不如太王則莫若自保孟子餘說露太王之微機雖然何露之有武王明言其肇基王跡顧第弗深考耳

棫樸

一章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棫白桵也樸樕樕也皆良木謂燔柴也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二章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皆佐王助祭之人也是時周巳有祀天之禮

三章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皆從王出征之人也是時周巳有六師之制

四章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在天莫貴于雲漢之章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之壽無窮其遠不止於作成西人而已併能興起作成四方之人也故下言四方遐不如遐不黄耇之辭

五章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在地莫貴於金玉之相瞻望文王如此願文王强力不衰四方皆有綱紀維持也勉字從力即此

聞音曰趣此苟切宜牛何切楫籍入切天鐵因切

總聞曰前人多言文王受命稱王之事亦無定論凡稱文王者死而追述為詩者也凡言辟王我王或單稱王或以國繫王者生而即事為詩者也死稱謚生稱位可訣凡稱文王者也此詩當是文王在位之時

旱麓

一章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此言榛楛中言鳶魚後言柞棫又言葛藟皆以山林禽魚草木卜氣象也

二章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三章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遠不止作人而又能作物也

四章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五章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六章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五章皆言豈弟君子言豈弟有以致此也一章不言

豈弟君子享祀貴嚴肅不當樂易也

閒音曰濟子禮切弟待禮切降乎功切切天鐵因切

淵一均切載節力切備蒲北切祀逸織切福筆力切燎力名切勞力報切

聞跡曰毛氏旱山名不言何山今旱谷旱溪在上邽旱麓當近此地

總聞曰子張學干祿非求人爵蓋求天爵也詩再言干祿一干祿豈弟以豈弟干之也一干祿百福以百順干之也孔子荅干祿之問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其言干祿之意與詩頗同末章求福不回亦首章干祿之

意也干字象形正則直生支字亦象形旁則横出木幹為干枝為支術家言支干蓋此意也

思齊

一章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當是文王已沒大姒無恙故曰寡妻因思大任周姜之不見而幸大姒之存也

二章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因太姒而感文王也故歷道其美宗公自王季已上也事先事神治内治外如此也

三章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宫在廟如此也臨如今言監臨言不敢肆也保如

令言保任言不敢縱也

四章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人如此也戎大也疾病也其病之大者不至于絶烈猛也假偽也其偽之猛者不發其疵不聞短于才者也亦欽其樸取其貞也不諫拙于言者也亦納其訥取其静也

五章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止譽髦斯士

古人謂昔文王也至今無有厭者今有名有才之士皆文王所成之人所造之子也誰不知所自來安得更復有厭

閨音曰母莫後切婦房缶切男尼心切邦卜工切瑕從叚以叚取聲叶殄德數相叶末句單結

閨跡曰京室屬上郡太姜配太王當在此地

閨事曰太姒雖多男武王周公及管叔蔡叔霍叔及其羣弟固衆亦未有及百者也詩人雖羨美太姒

辭當是結太任太姜太姒三人而總之以百男也

總聞曰此思真思凡思有在上者此之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也思皇多祜辭也有在中者願言思子思也緩我思成辭也有在下者永言孝思思也不可射思辭也大率在下者多辭也太任太姜言思而太姒不言思明存沒有異也

皇矣

一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毛氏二國殷夏四國四方固無謂鄭氏二國殷崇四國密阮徂共尋詩止密與崇蓋阮共等受其侵也徂又似非名二國恐是密崇四國恐是邰豳岐豐密崇雖盛而其政不得我意於邰豳岐豐察之蓋可付者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言帝於密崇亦監觀多年終憎其所為而遂命周掃蕩也周漸遷漸大皆常垂顧而使之定居也

二章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言帝轉人心就明德平時荒僻之地一旦為串習夷平之路外事既定又立配以為助內事又成而天

命始固也此謂太王太姜也

三章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自去豳遷岐以来至此已久柞棫松柏至難長之木今已如此他當稱是既成其邦又成其對謂王季與大王相對也或説大伯王季為對此止謂造周主事

之人大伯與王季作引辭無與于王業也

四章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帝度王季其心如此和正凡善必能可比文王而無悔言無慚也受帝祉而延孫子大率自王季發之

五章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前二章言天以此事付周其端始發如此次章言天以此人承周其跡漸著如此至此以某事訓文王以某事勅文王大率使太伯當立而不立王季不當立而立意蓋在此也經世甲子代崇乙丑代密此乃密為先崇居次恐經世誤密在安定郡顔氏引此詩崇

在京兆密於周京差遠崇於周京差近據司馬氏崇侯虎與商紂昵厚當是其勢有未易動者故先密後崇司馬氏亦受西北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國司馬氏所說耆即黎徐氏耆一作阮又明年伐邗又明年伐崇之未幾而西伯即歿密崇先後與詩頗相符不知邵氏何所據而先崇後密也

六章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事既成則王業已就也依在酒泉郡京在上郡阮在渭南縣共在共城縣旅在渭城縣蓋密所擾亦廣豈得不先除之也詩連句有兩旅毛氏前旅師也後旅地名也鄭氏不以旅為國而乃以徂為國恐毛氏良是

七章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崇在京兆鄠縣見春秋晉趙穿帥師伐崇當是其國雖受伐其後亢不絕也皆以墉為辭亦當是其城為最恐以城取國名良粗其崇如墉蓋崇墉四方所知常談所傳也

八章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伐崇之事又成則天下始皆定也此詩其初引辭皆嵩為密崇二事尋詩伐崇頗難於伐密三言崇墉三言臨衝所以同兄弟以為黨助不可獨舉也伐密言萬邦之方有所做也下民之王有所往也伐崇言四方無侮四方無拂其勢又重於前商周興替之形于

密崇之舉可見也

闐音曰赫黒各切獲黄郭切度待洛切宅達各切

屏平相切平聲辟劈亦叶仄聲不獨下句叶也

椐紀庶切柘都故切拔蒲昧切友羽軌切兄虚

王切慶墟羊切比必里切悔虎猥切子奬禮切

援胡喚切岸魚戰切邦卜工切共居容切怒暖

五切祜侯古切下候五切京居良切池徒何切

革訖力切閑胡田切安於連切禡滿補切以馬

取聲

聞事曰是類是禡良山川之神而祭之禡野祭也

是致是附合邦國之旁域而来之附附庸也

聞跡曰詩稱周家多以山爲辭郘邈多曠土少名

山至岐山則過於梁山至南山則又大於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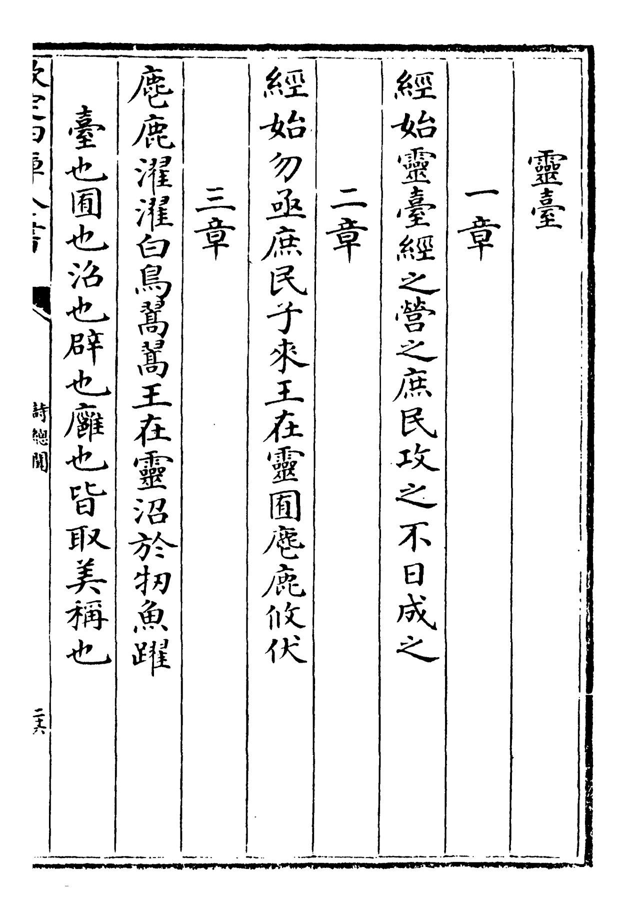
此所省之山止謂岐山也

聞人曰左氏子魚以爲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

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尋詩

用力亦不為少予魚殆飾辭

總聞曰自四章而下三言帝謂伐密稱帝謂者一其伐之也先稱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有意於濟民此伐密之辭端也伐崇稱帝謂者再其伐之也又先稱文王之德不以色不以革不以知識唯順帝以為法此伐崇之辭端也又次稱詢爾同爾以爾與爾皆稱帝稱爾以帝命將之其辭又詳於前大率詩人主意惟言文王無容心皆奉天爾



靈臺

一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二章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三章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也囿也沼也辟也廱也皆取美稱也

四章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五章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之先世武王未有天下之前皆稱公如公劉古公公季至伐紂開周始追為王然自太王以上無見特后稷稱先王亦無號謚也奏公謂奏于先世諸公也

古者凡飲食必祭先祭先必有尸

闡音曰來六直切伏筆直切逬湔紅切

闡跡曰左氏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在京兆鄠縣今在涇州靈臺縣而鄠無之未知孰是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𠂤敦王在雝位格廟冊𠂤戠敦王格于太室冊戠邠敦王在周邰宮格于宣榭冊邠亦謂之師保父宮牧敦在師保父宮格大室冊牧此總而謂之學其間各有朝廟別宮別位惟王意所欲往則即其所發冊亦

無定所也此間不獨發冊發冊其一事爾辟白

辟雍自雍又自不同所也

總聞曰此規模制度不若緜差詳蓋大勢已定然後及游觀之所曰靈臺靈囿靈沼是也然後及會集之所辟雝是也後世言靈臺過當以為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雝又為明堂外水謂之辟雍殊不及靈囿非不欲及附會不能入也識者更詳

下武

一章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

武如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武謂移足躡跡也周之累世皆如人躡武所謂世有哲王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此謂成王也不言謚岀謂成王也言王季文王武王三后成王能配之也

二章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以下謂康王也稱謚嗣子稱厥考也自此皆稱永言或言配命合成王之遺訓也或言孝思順成王之遺志也

三章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四章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謂成王也言康王此一人有無窮之思也

五章

昭茲来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祖謂武王也言康王明其所從来而能不絕武王之跡故永久受福禄也茲許皆辭也

六章

受天之祜四方来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有佐謂召公畢公之流也凡所以受福甚遠者以在

近有此數人也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三后協心同底於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尋書與詩相應

聞音曰京居良切孚房尤切服蒲北切祐侯古切總聞曰五章又言繩其祖武難以下武為繼以祖武為迹前武言下後武言繩不須强說自明

文王有聲

一章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所述皆太王王季之大事大率周家王業皆始于太王王季而成于文王武王

二章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三章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自己卯即諸侯位癸亥受西伯命得四十五年次年作豐是年伐崇次年伐密次年伐黎次年伐邘所以如此之急非遑私欲蓋述先志也

四章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崇在東密在西黎邘在北江漢在南各自此以往皆攸同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獨自北差未純爾

五章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詩言四方攸同者二前文王之詩曰四方攸同又曰王后維翰如木有幹尚可沿而登也後武王之詩亦曰四方攸同又曰皇王維辟如屋有壁不可沿而升也文武之氣象可見翰幹也辟猶壁也通用

六章

鎬京辟雝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七章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今京兆長安縣西北靈臺鄉在灃水上即豐是也昆明池北即鎬是也在長安相去不數十里之間而鎬稍東聖智覽觀如此今考長安圖自長安稍東則土地形勢沃衍宏壯秦又稍東而少南漢承秦舊隋又稍東而多南唐仍隋舊近南山則其勢愈盛可見文王武王之意矣秦隋之勢夫何遜于古惟其所以鍾之者非正氣而將之者非嘉澤故不純粹而堅凝也

八章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凡為國者有以詒孫即有以燕子也遠尚如此近者可知翼子如鳥有翼附我身而生者也厥考翼翼自內舒者也民獻有十夫予翼翼自外助者也訓敬恐非翼日有今日則有明日亦翼子之義也

閒音曰減恐域切孝許六切記孝者畜也如禮者履也德者得也古多如此雖孟子亦曰仁者人

也故當以義取聲翰胡干切服蒲北切京居良切正諸盈切仕鉏里切子奬禮切

聞物曰芑是陸禾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生民是穫是畝恒之糜芑即此芑也毛氏鄭氏皆以為草又不言何草蓋謂豈人灌漑田畝而生芑禾言其富也亦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漑長我禾黍

總聞曰舊移武成次第而武成一篇遂整令移文王有

聲次第而文王有聲一詩亦頗明以皇王二章置在末章之後不用勞心訓釋用力差次而周家始末之跡昭然可見也

詩總聞卷十六